



愛書狂的悲劇？

讀《紙房子裡的人》

王乾任 ◎ 文字工作者



紙房子裡的人

卡洛斯·M·多明格茲著；彼得·席斯繪圖；張淑英譯
遠流/9506/141頁
21公分/平裝/220元
ISBN 9789573257851/878

◆ 書中書

書海遼闊，就算有錢能買下一切的書，也沒有時間窮盡閱讀。光一個普通市民圖書館的藏書，就難有讀遍的一日。基於此，閱讀與藏書出現斷裂；藏書人未必讀書，讀書人未必買書。不過，通常藏書人多半讀書，讀書人也多半買書。只讀書而不藏書或只藏書而不讀書者，甚少。

書籍彷彿藏身於現實世界的魔法，明明可見，但卻無法窮究參透。打開一本書，彷彿打開了一個世界。一沙一世界，波赫士的短篇小說《沙之書》，應該就是以此為喻所完成的吧！一書一世界，一本窮究一切，文本綿延、無始無終，形體有限、可攜可拿的《沙之書》，於焉誕生。

若一書是一世界，那麼圖書館，就成了「巴別宇宙」，於是又有了波赫士的〈巴別塔圖書館〉一文。在〈巴別塔圖書館〉中，

書架以有序卻無限的方式綿延增生，每個有限的區塊都有固定的圖書館管理員負責，但加總起來的圖書館本身，卻是個沒有人能窮究參透的浩瀚無限宇宙。

波赫士以《沙之書》和〈巴別塔圖書館〉窮盡了書的魔幻寫實性格。

要從一本書解脫，遠比獲得他要難。

或許是波赫士，也可能是魔幻寫實的影響，總之，以西班牙文書寫的作者群們，似乎最能掌握魔幻寫實的韻味。除了波赫士兩部精采的書中書外，近來十分熱賣的長篇小說《風之影》的開頭，則帶出了一個只有愛書人才能夠進入的「遺忘書之墓」，又是一個藏魔幻於現實的精采書寫。

在這座「遺忘書之墓」中，典藏著古往今來已從書市中下架絕版的圖書，書架陳列擺設毫無規矩秩序可言，綿延無盡，正好像一個愛書人栽進閱讀世界的起初所選擇的第一本書，便是在大千書海中任意隨機而構成的。在此之前，書世界彷彿一片渾沌，自成體系但卻與你毫無干係；在此之後，書世界的秩序以你所能夠理解和建構的模式，逐漸展開，慢慢清晰。

《風之影》的主人翁少年達尼十歲生日時（那似乎是愛書人開始找尋第一本書籍的時候），父親帶他到「遺忘書之墓」，挑選

一本書，作為邂逅「遺忘書之墓」的禮物。達尼無意間在此遇到《風之影》，達尼無來由的被吸引，沉溺在作者的文字所開啓的世界，最後竟然涉入了《風之影》的生平，揭開了一段悲慘的過去。

◆ 愛書狂的悲劇

愛書成癡後，是否注定是場悲劇？不知節制者恐怕須小心為上。《嗜書癡君子》即以嘲諷的語氣，記載著許多愛書狂的症狀：重複購買，居家環境被圖書淹沒，老婆大人棄家而去，傾家蕩產，衣帶漸寬，為伊憔悴……。

同樣出身南美，以西班牙文書寫的卡洛斯·M·多明格茲，在《紙房子裡的人》一書中，再次展現魔幻寫實功力，作者藉故事人物之口說出了愛書人累積藏書的根本原因：「累積、堆砌一個圖書館就是累積生命。……當你書架上的書不斷累積起來，看起來像是一個數目總合，不過，在我看來，是一種幻想。」是人們用來定義解釋世界，描繪（生命）旅行路線，保存騎痕的方式。藏書不只是件書目補充的過程……。

然而，這僅只是一般藏書人的狀況。作者以文學想像的魔幻寫實手法提出了一種可能性：以書搭建房子。

話說這個以書搭屋的布勞爾，原本就是個愛書人，「他的錢全部投資在買書上頭……是一個無可救藥的愛書人……有多少書到他手裡，他鐵定狼吞虎嚥……他嗜書成癡，書佔據所有的時間，從地板到天花板，從一端到另一端，廚房、臥室、臥房都堆積如山，連樓梯的牆壁也都擺滿了書。」

「他有舊雜誌的全部合訂本；有許多古

典歷史典籍；全套十九世紀俄國文學、美國文學、藝術書籍、哲學思想論，以及那些與哲學有關的評論；整套的希臘戲劇和伊麗莎白女王時期的劇作；祕魯詩集則收集到二十世紀中葉；一些墨西哥作家的古抄本；以及阿爾特、波赫士、巴葉侯、歐涅·堤巴葉、般克蘭等人的首版書。這還不算入各式百科全書、辭典、手冊，以及去銀河流域探險旅行的各類遊記和札記。」

「他的書多到那間偌大的客廳最後都被書架征服了……浴室除了淋浴的地方，四壁都是書……最後……他把車子送給一個朋友以便騰出車庫放書。」

布勞爾不僅藏書，而且閱讀，還寫眉批（這是許多重度藏書狂所不敢／不屑做的）。圖書分類秩序井然，到這裡，都還是現實生活中能夠理解的愛書狂範疇。然而，布勞爾的秩序狂熱已經超越圖書編目專業了，他不讓生前互相厭惡或批判的作者之書相鄰陳列，布勞爾把書籍視為作者本人的再現、復生，激進偏執狂的自我分類架構終於浮現，渴望顛覆一切現有的圖書編目方式。

然而，就在布勞爾的分類秩序達到極致的某一天，參加完一場研討會後回到家中，在半醉半醒間，已經習慣持蠟燭閱讀的布勞爾，把自己辛苦完成的圖書目錄給燒毀了。布勞爾整個人癱軟在椅子上，看著燒焦的黑印，逐漸忘記自己藏書的正確擺放位置；甚至為什麼如此陳列也都不記得了。因為他把所有的編目方法和理由都紀錄在他那獨特的編目之中。

藏書人的天敵——火焰，彷彿嘲笑布勞爾般，並不把他的全部藏書燒光，只燒掉了他的藏書地圖，讓他坐擁書世界卻不得其門



而入，毀掉他一生的努力。最後，布勞爾終於走入極致境界，把自己所有的藏書，搬到海邊，蓋了一座茅屋，讓史賓諾沙、《伊理亞德》替他擋風遮雨。不再在乎書籍作者彼此間過往曾經是否有過矛盾／友誼，不管平裝精裝，不在乎版本開本、毛邊本、古版，也不在乎這些書是否能夠承受的了石灰水泥土的壓力……。

「水泥工拿一冊百科全書放在主樁角當地基，細數一冊冊藏書，還得拿條線對準，才能把書整齊的排列成一道牆。」布勞爾不僅坐擁（象徵性）書牆，還認真真的找了工人，把這些書砌成一道道足以擋風遮雨的牆壁，「甚至比石頭還整齊，幾乎就像磚塊一樣。」

他讓工人把「波赫士的作品當作窗戶的底座，巴葉侯的作品放在門邊，卡夫卡放在上面，旁邊擺康德……」儼然是班雅明式藏書法的再現（班雅明，〈談藏書〉）。

過去的小心翼翼，在命運無情的摧殘下，讓布勞爾反轉態度，決定以凌駕一切的漠然，重新審視書我關係。既然從前小心翼翼仔細呵護如僕人般的對待換來遺忘，那麼布勞爾接下來所選擇的則是以書搭屋，居中做王，要這些過去他小心服侍的書籍們替他擋風遮雨。

但換個角度來說，過去的布勞爾僅只是擁有這些書，雖然仔細閱讀批註，但終究

是物我兩分；如今透過搭屋疊床的過程，目空一切有形書體的價值與價格（即便價值萬金的古善本書，也被布勞爾化為書屋的一部分），眾書平等，四散於書屋之間。以書為殼，抵禦大千世界的風雨侵襲；以書為家，宛如武俠世界中的太極，欲求其神髓，得先忘其形。徹底讓書進入自己內在無意識深處，書人合一。

癡狂如布勞爾，彷彿金庸武俠世界中的周伯通，武功精湛卻又玩世不恭。亦正亦邪，時而清楚時而錯亂。眾人以為讀書藏書至此，著實可悲，但筆者反以為布勞爾經目錄燒毀之後，能目空書籍的物質／文化／心靈價值，超脫一切限制，悠游於書世界中，自成一家，不再受世俗禮法規範，不再被書的有形價格／無形價值拘束其心與書間的關係，是真正的解脫，真正的自由，也是真正正的達到了愛書成癡者的最高境界「六經皆我註腳」，無入而不自得。

延伸閱讀

波赫士著；王永年等譯（2002）。波赫士全集。

臺北市：臺北商務。ISBN 9789570517477。

卡洛斯·魯伊斯·薩豐著；范浚譯（2006）。風之影。臺北市：圓神。ISBN 9789861331447

湯姆·羅勃著；陳建銘譯（2006）。嗜書癮君子。臺北市：邊城。ISBN 9789868182219。